五色笔地 第398期

叮叮当当的日子

翟杰（山东）

叮，当当，当当，叮叮叮……刺耳的声音又一次传来。自从传达室里换了这个老头，我整天被这种噪音骚扰着，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那个破旧的屋子里修理些什么。

我对这个喜欢敲敲打打的老头实在没有什么好感。上班下班路过传达室，我必定用最快的速度穿过，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令人抓狂的声音。那天，我到楼下散步，看见他正半蹲在地上，锯一截木头。我正要加快步子，他忽然抬起头，用胳膊拭了一把汗：“吃完饭啦？”我环顾四周，见没有其他人，才确定是在跟我说话。出于礼貌，我应了一声。“能搭把手么？”他有些自来熟地说，“帮我扶着点，我把这个楔到墙上。”我还没开口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或许在他看来，这不是一个请求，而是一次不容推辞的指挥。按照他的要求，我伸直了胳膊，扶着那一截刚被他锯断的木头。

叮，当当，当当，叮叮叮……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响：“大爷，你弄这个干什么啊？”他边敲边回答我：“装个镜子，我在屋里吃个饭啥的，也能通过这个镜子看到咱们家属院的过道。这样，来个生人啥的，都能在咱眼皮子底下了。”“买个不就完了吗？还费这个劲干什么？”听我这么一说，他连连摆手：“嗨，咱又不是不会做，前几天大张家的镜子摔坏了一个角，直接扔垃圾箱里了。我加个大点的边框，正好遮住它，一举两得！”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。不一会儿，镜子装好了。他又让我到屋里去，给他帮忙看看是不是正好反射到整个过道。他在外面一阵调整，没过几分钟，终于大功告成了。

我这才来得及看他屋里的布置。根据不同物品的大小、形状不同，他分别设计了不同的架子，竟像是多宝阁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锅碗瓢盆竟然也可以放在墙上，而且每个部分还安装了可以升降的纱窗！乍一看，真像是个艺术馆。看我有些吃惊，他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：“这个房子太小啦，根本就没地方放这些东西……”真是个人才！我暗自惊叹。原来的传达室可不是这样，房子本来就小，物品堆得满屋都是，以至于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真是不一样了，同样的面积让人感觉大了好几倍。

“我没事就爱敲敲打打，总感觉这样的日子过起来才有滋味。”敲敲打打的日子才有滋味。说得多好！还记得小时候，爷爷、父亲都爱敲敲打打，小到凳子、桌子，大到橱子、柜子都是他们自己做的，别提有多结实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爷爷会修理自行车。什么补胎啦，紧链条啦，都不在话下。而如今到了我这辈呢？插头坏了，都得请人来修。不请又有什么办法呢——家里连电笔和绝缘胶布都没有。

“趁着天色还早，我弄弄这扇门，这两天老是关不严实。”他打开工具箱，锤子和螺丝刀相互碰撞，发出悦耳的声音——叮，当当，当当，叮叮叮……

泥塑的故乡，悲凉的温暖

——品读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

朱宜尧（黑龙江）

身在故乡的人，永远体会不到故乡的心境，或者说，他的心根本就没在故乡，是向往着远方。离开故乡的人，或许离故乡的生命更近一些。

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收录了有关故乡“黄沙梁”的80篇散文，共三辑：人畜共居的村庄、风中的院门和家园荒芜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由2006年1月第一版，到2018年9月第33次印刷，平均每一年印刷两次之多，可见读者的喜爱与关注。

读过之后，感慨良多。

我们都是“故乡”的泥塑。

故乡把我们像做泥活一样捏来塑去，就如作家所描述：“它把我顺手往模子里一扔，随意捣揉一番，一块叫刘二的土块便成形了。在那一刻，我还有许多重塑的机会，如果它觉得不满意，可以揉扁，洒点水，再脱一次，再重脱一次。但我知道一个村庄不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一个人身上，尽管一个人可以把一生时光耗费到村庄。”

是啊，每个人都是故乡的雕塑。故乡仿佛是一位雕塑家，人、事、物，丝丝相扣。每一件，故乡都用心尽力雕塑得与众不同，让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记住它，哪怕丝丝缕缕，也魂牵梦萦。

故乡雕塑着我们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在雕塑故乡。只是故乡把我们雕塑得更骨感、更现实，更残酷。

出门是个孩子，回家已成老人。

泥塑的故乡在一点一点风化。我们也一步一步走向沧桑与衰老，掉了牙，秃了发，爬上皱纹；而作家在雕塑故乡时，语言这把情感的刻刀，深刻、厚重，又沾满了饱含深情的泥土。我们走近他的故乡，怯怯地目睹了“黄沙梁”的悲凉与温润的生命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那时候的阳光和风》《共同的家》《两条狗》《永远一样的黄昏》《两窝蚂蚁》等，每一事，每一物都被作家雕塑得如此细腻，那个干瘪的故乡，竟然饱满盈润，且感人至深。正如“我身体里的阵阵激动，是远胜于这个村庄的——另一个村庄的马嘶驴鸣”。

读他的文字，读自己的故乡。

我突然思忖，我们应该给故乡留下什么，或许说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，又好像都不是，是留给我们自己的，留给自己的草木与花香，黄昏与炊烟，寒风与麦子，记忆与乡愁……我们在日渐风化的故乡中追青逐绿，用心把故乡的干瘪雕刻成记忆里的饱满。

我知道，“黄沙梁”的几棵足以乘凉的柳树，稀疏的枝条上稀落地缀着些叶子，就是他留给故乡的美好，那是再也回不去的美好。

他的文字，饱含深情，沾满了无尽的乡愁，有泪水，有茫然，有失落，有惆怅，无处诉说，又诉说不尽，任何一个小小的事物，都大有可为。在那种略显悲凉的叙述里，仍然有一种可贵的湿润的温暖。我不愿丢下一个章节，哪怕是一句话。说不定丢下的那句就是我的乡愁。

一个人在思念故乡的时候，故乡也在思念着你。

村庄里的一些东西好像在一年一年地等待着一些人。墙、墙头上的土块、木头、路上的坑与坎、冬天和夏天、羊、烟和馍馍……

一把木椅，在油漆下隐匿多年，又相忘于江湖几十载，但在经年的相依中，木质已经进入掌纹和身体，人的气息和心境也渐渐磨进木头。

“黄沙梁”已磨进作家的心灵里，血脉相亲，永世不忘。

读罢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内心充盈着感动，掩卷沉思，我想到了我的思念连连的故乡，故乡的人、事、一砖一瓦……

对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我超乎想象地喜欢，必要细细品读。有些话，像故乡一样，蕴藏着道理，又不能被理解。再读时，像一棵枯树冒出新芽。又像研磨一块墨，慢慢的，把美好的心境，磨进墨汁，磨进乡愁，磨进思念，让力透纸背的，悲凉的温暖，浸润我心，幻化力量。

读书

薛涛故塚何处 望江楼上望江流

黄小星（四川）

唐代女诗人薛涛（公元768–832年），多才多艺，善诗词歌赋，除为后人留下众多优美的诗篇以外，其所制薛涛笺，也为当时文人墨客所逐求，其工艺流传至今，为笔耕者所喜。

其父原为川中一小吏，早亡。16岁入成都乐籍，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圈，敏而好学，吟诗作赋皆显天分，清新婉约的风格很快为世人传唱。时川西节度使韦皋甚喜其文采，任薛涛为校书，相当于现在的编辑。与当时的诗坛名流杜牧、白居易、张藉皆有唱和。42岁遇元稹，遂生姐弟之恋，数年后，无果而终，竟终生未嫁。

薛涛为成都这座历史名城留下了一张美好的历史文化名片。

成都望江楼公园据传是她当年住过的地方，死后究竟葬于何处，学界事议颇多，不得而知。

过去，望江楼公园旁的四川大学内有薛涛墓一座，位于现在体育馆侧。墓高三四米，直径十米，蔚为大观，坐北朝南立一石碑，上书：唐西川薛校书洪度之墓。落款和年月已风残破损未见。

墓园遍种桃花，七八亩的占地成林一片。每到桃花盛开、落英缤纷幽香袭人，常有养蜂人在此放蜂采蜜，蜜蜂成群，嗡声一片。微风轻拂，红浪如雨。印证了唐人郑谷“小桃花绕薛涛坟”，诚不欺我。墓上长满趴地草，碧绿如毯。才女墓毫无阴森之感，成了幼童们的乐土。川大附小就在旁边，不时有小伙伴们在此“游击”“藏猫猫”，爬上薛涛墓远眺，蓝天下，河边田野如翠，远处山峦起伏如浪，云来如画，云去更佳，那时能见度是很高的。

旁边，有一小农场，地名却称苏家坟坝，大跃进时，农场外迁，成为川大自办砖厂的采泥场。泥采尽，成了一小水塘。在桃木相映下，使薛涛墓地添得一分美丽。

上世纪60年代后，桃林无人问津，逐渐破落残败，再无小桃花绕薛涛坟之美，孩子们也因景色荒芜、杂草丛生，索然无趣，来得也极少了……

可怜一千多年前的才女，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诗人，也未幸免“破四旧”之浩劫……上世纪60年代中，此墓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灰飞烟灭，没留一丝痕迹后，川大在此处立了一石碑，上书“薛涛墓旧址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望江楼公园内，有关方面另建薛涛墓一座，规模小许多。川大石碑拆除，在原墓园处新建教二宿舍，曰“桃林新村”。

一座国内少有、独具风格、最切逝者心境的才女墓竟在百年校园中消失，至今都让很多老教师长叹……

父亲的印章

杨柏书（四川）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有两枚印章。一枚是银质的戒子印章，常戴在父亲的无名指上。小时候不认识字，只见戒子上刻着横七竖八的条纹状。后来父亲告诉我这叫篆字，而且是大篆。还有一枚印章，父亲藏得很深，极少示人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打开衣柜的小抽屉，看见有一块红缎子包裹好的小方块，出于好奇我打开来看，里面竟然是一方印章。印章是一方白石头刻成的，字体很是漂亮，后来才知道这是隶书。我知道这一定是父亲的心爱之物，便急匆匆地包好放回原位，生怕有所闪失。

父亲虽然没有正面告诉我印章的由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也猜出这里面一定有故事。

父亲有两件东西随身携带：一是那支永远别在中山服胸口上的袋子里的钢笔；另外就是那个银质印章，除非要用，不然一直都带在无名指上没有摘下来过。但那枚石刻的印章却始终难见真容。后来父亲重病，在病榻前给我讲述了印章的故事。

父亲虽然文化不高，只读过私塾，但他很喜欢舞文弄墨，尤其钟爱书法。天长日久，父亲也练得一手好字。写字的人都很看重文房用品，印章是其中的重要部分。父亲讲，书法作品题跋署名时必然要用印章，印章能带给作品美感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。为此，父亲一狠心，用卖了一石米的钱去刻了一方印章。这方印是汉白玉材质，印纽上是镂空雕的一条壮硕的水牛，脚踏波浪，风生水起，猛然回首，喻似犀牛望月，印章四壁刻有四首诗，很有文人风范，父亲爱不释手。有一次，父亲写了一张条幅，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，随手挂在店里的正面墙上，引来很多顾客和朋友鉴赏，父亲很是得意。可后来被小人所妒，找了些罪名安在父亲这幅字和印章上，父亲迫于无奈，再也不写书法了，那方印章也只能收藏起来。

另一枚银戒印章，父亲说是他的重要的信物，用在社会生活的礼尚往来中，其社会属性不容小觑。我至今都还记得，他引用了北宋理学家程颐的一句话对我讲：人无忠信，不可立于世。简而言之，人在世上要忠厚诚信，要不然就不可能做成事情。父亲以此为信条，恪守做人原则，那枚别致的银质印章，在社会交往，商贸活动中频频闪现，从未失信于人，赢得了顾客和街坊四邻的尊敬。印鉴如人，言必行，行必果。这就是我父亲的印章折射出的秉性，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。

后来，父亲留下了印章，走了。虽没有物质财富留给子孙，却给我们储备了足够的精神食粮。

“饶舌”的皮婶

苗连贵（湖北）

皮婶，不知姓皮，还是因为她做鞋匠（旧称皮匠），认识的人都这么叫她。她在校园里摆修鞋摊：一架机器，一个工具箱，几个小杌子。与皮婶扎堆的还另有两个摊子，但生意都不如皮婶好。皮婶是女人，这就拉走了一半生意，女生都爱找她；皮婶面相宽和，总是笑吟吟的，没有一丝小商小贩的计较，无形中多了一份亲和力，这就不光女生，男生也多爱找她修鞋。皮婶的鞋摊总有一份当天的报纸，她不大看，给坐着等鞋的学生看。看过的报纸还有用，一些女生不敢穿她的备用鞋，怕传染脚气，垫上报纸踩着就放心多了。

裁缝看人衣，鞋匠瞄人鞋。皮婶做活手不停，嘴不住——她爱与人聊天，眼也不闲着，两眼不时从老光镜上沿看路人的鞋，不看款式花型，专看鞋子有无破绽。一次她把一个疾走的女生叫住，说她的鞋底要掉了，女生不信，她叫她脱下鞋，轻轻一扯，帮和底已开裂，仅一层衬布相连。女生吓一大跳，她是去参加一个团队活动的，要是众目睽睽之下鞋掉了底子，那个难堪窘迫就莫提了。皮婶一阵飞针走线，粘粘贴贴，鞋结结实实地重新上了女生的脚。

皮婶就是这样赢得了一单单生意。其实，这些都是小道。最能吸引学生光顾她鞋摊的不是这些，是什么？她的嘴上功夫。前面说过，皮婶爱拉家常，这种手艺人都爱边做边聊。而大学生，莫看学历高，偏也与她谈得拢：一个人心里总有不快的时候，倾诉则是排解心愁的良药，找老师、家长、同学，可能各有各的不便，找皮婶则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她认识你，但叫不出名字，也不会把你的“隐私”告诉别人。

拉家常虽然漫不经心，但话要会说到点子上，皮婶的功夫在于：她从你脸上就能看出你有心事，三言两语就能说到你心里，让你敞开心扉，一诉衷肠；而她的几句看似平凡的家常话，又常能给人指点迷津，使人豁然开朗——

“……大婶，您说得对，是的，我是有点不合群。我喜欢看书，有时间都用在书上，同宿舍的人都爱出去‘玩’，时间一久，都冷落我。”

“不合群不好。学习要紧，但也要和同学‘玩’，如果养成孤独习惯，将来工作了如何与人共事？‘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’，人不相帮，寸步难行。你们年轻人讲的‘团队精神’，不也是这个理？”

“……我和她谈了两年，她突然喜欢了别人，您说我难受不难受？真恨不得……”

“她另有所爱，你强留她也留不住，不如就此打住。人总会变的，不但她会变，你也会变，这时候你觉得她好得像天仙，也许你以后就不觉得她好了。打起精神来，你这么灰头灰脸的，她只会更瞧不起你。”

一个来自农村的男生，因为做兼职过多，一学期下来，两门课“挂科”。“……大婶，我想多挣点钱，减轻父母的负担，但因此影响了学习……”

“你要是我的孩子，我会非常高兴，因为你懂事；但如果为了孝敬而耽误了学习，就违背了长辈的初衷。你爹妈辛辛苦苦供你上学读书，所为何来？”一席话让男生眼泪夺眶而出。

诸如此类。

她的话说得自自然然的，没有功利，也没有说教，都是实情实理。你跟她的孩子差不多大，她能体会做母亲的甘苦辛酸，能以母亲的情怀待你，可你毕竟不是她的孩子，她无须操心你的前程和未来，她只关心你当下的烦恼和愁苦。她有几十年的人生阅历，见多，自然识广、识深，常能一语中的，使人茅塞顿开。她的家常话是“正能量”，学生爱听，听得入耳，有时比修鞋更叫人受益。

她是个鞋匠，又是一位家常话大师；她是个做小生意的，又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大婶。

静美之野

杨化光（新疆）摄